



第一把交椅



□王大为

谁坐第一把交椅,这当然是个要命的问题。

因为迷恋第一把交椅,白衣秀士王伦活活丢了性命。为了确立领导权威,虚让第一把交椅是黑三宋江的拿手好戏。他与卢俊义在上面打着太极推手,弟兄们在下面按着家伙暗中较劲。

嘴上叫哥哥,腰里掏家伙——荷兰人牢记中原老祖宗们的遗训,热情地向智利

兄弟说哈喽,脚底下的招呼可一点儿没含糊。身为第二组最后一轮却率先开打,范加尔知道这是东道主给他下的套。人家想看客下菜,咱们只能我行我素了。知道智利人不好对付,没想到这么不好对付。直到把三分之一的中国球迷看睡着了,荷兰人才靠两个菜鸟的出手,顺利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荷兰智利座次排定,墨西哥人开始觉得有戏。从逼平巴西人那天起,他们就覬覦小组这第一把交椅。都知道荷兰人生猛,没有人不想避风头,而要坐上第一把交椅,

就只有从净胜球这上上做文章。

为了不惊动巴西人,墨西哥人决定下半场发力。当身高只有一米七的小豌豆竟然用头球攻入第三个进球的时候,墨西哥人看到第一把交椅一度离他们很近。只是不明就里的克罗地亚人最后时刻攻进一球,让他们无奈地把目光投向了巴西人的赛场。

听说自己是日本人的孙子,内马尔很高兴。后来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记者用北京土话给他念了一下那几个字,他勃然大怒。喀麦隆人本已无欲无求,也知道桑巴

军团不好惹,上来先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当然是向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学的。内马尔一听又是北京口音,一股无明业火一下子涌上心头。不由分说摀住对手就是一阵痛扁,加上两个好兄弟帮忙,总算用一场大胜出了口装孙子的恶气。

看到弟子的表现,老斯科拉里在场边偷着乐。甭管是谁的孙子,此战过后,巴西如愿坐上第一把交椅,内马尔则稳居射手榜首位,谁能不佩服老斯这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

麦克格文还回来吗

言午

西班牙主帅博斯克离开球场的画面始终被摄像师跟踪着,直到连老师的背影都看不见了,镜头才慢慢转向球场。这时球场内的人仍然站着为博斯克鼓掌。我也情不自禁在电视机前起立鼓掌,不是为他送行,而是期待这位老师转过身来,像从前那样威武雄壮地带着他的弟子走进赛场。据传博斯克萌生去意,而西班牙足协及时放话,“您是西班牙队主教练不二人选。”听了这话,哪个有血有肉的人不被感动,坚信西班牙依旧是世界足球的霸主,四年以后定会和大力神杯一起回家。

在模糊的视线中,还有一个人走进我的眼里,他就是鲁能泰山队的现役球员、澳大利亚队的麦克格文。他也在举着双手向全场的球迷道别,这是澳大利亚人的告别日。其实,这也是麦克格文以这种方式在同中国的球迷、山东队球迷说再见。已经有消息传出,麦克格文离开济南回国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已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包托运回澳大利亚,这位看上去少言寡语、文质彬彬的澳洲小伙,与山东足球的缘分已尽。自从巴西人库卡来到鲁能泰山队,麦克格文就被晾了起来,问起原因,说是融不进新的球队体系。然而,地球人都知道,库卡治下的鲁能泰山队至今也没有形成所谓的什么体系,只有派系。孤单的小麦,只得随着麦收的结束,离开这块荒芜的土地,寻找来年夏天的丰收。

据统计,征战中超的外籍球员有不少跟随自己的国家队到了世界杯赛场,我知道的就有广州恒大队的韩国籍球员金英权和鲁能泰山队的麦克格文。说明打了20年有余的中超联赛,并不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金钱游戏,还是吸引了个把有真本事的外国球员。出征世界杯之前,球迷给予很多的希望,他们代表的国家队打好了也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成绩。遗憾的是,中超元素在巴西水土不服,很快就被物理反应熔化了。韩国、澳大利亚各队成绩不尽如人意,金英权们从神坛落入地狱,看涨的中超人气暴跌。估计,他们已经逃脱不了被赶走的命运。

麦克格文要走了,甚至可以说已经走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在澳洲留学的儿子,这小子在澳洲几年,尽管嘴硬山东最好,济南最美,但还是有了一点澳洲情结。脱口便是麦克格文多好啊,接着又问麦克格文还回来吗。突然想起了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的样板戏热,邻村排演《红灯记》。农民唱戏,自娱自乐,有一段是李玉和被日本宪兵带走之后,李铁梅问奶奶:我爹还能回来吗?后边李奶奶的词应该是:你爹……他。在生产队干了一天农活的李奶奶,早把这词忘到九霄云外,开口就把当地土话抖了出来:我看够呛。留下笑柄,至今被乡人说来去。

弄不好,麦克格文这事就会成为让人说多少年的笑话。



宽容是进步的阶梯



麦家: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被誉为“中国特情文学之父”、“谍战小说之王”。现任浙江省作协主席。代表作品:《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

□麦家

热带的夏季挥舞着长矛, 明朗的黄昏大得像烦闷一样。 一千个影子肃穆列队于原野, 复制出我沉重的梦中幻象。 ——安东尼奥·马查多

加泰罗尼亚温婉丰腴的晚霞滋养出来的天才,仅仅用了六年时间,便把西班牙足球捧上了前无古人的至高神坛,他们兴许还没来得及躺下享受这“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

的快乐”,焦急的夜色便迫不及待将风景迅猛整容——迅猛如腰斩鬼错的悲剧,没有铺垫,没有征兆,没有隐喻,一个字也没有,放逐和流浪便突然执行。当博斯克茫然若失的双眼翻腾着无声的煎熬,当叶芝的诗歌被凭吊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提及,我仿佛看到了忧伤的塞万提斯,在某阳光和落叶的午后,正一点点衰老,一点点死去。

然而,当我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来到了这片黄发垂髫皆怡然自乐于足球、斗牛和艺术的土地,我惊讶地发现,一切的伤感——伤感的泪水和伤感的情绪,并没有如同我们想象中那样,令这里的人们陷入重重焦虑、痛苦甚或绝望。除了哗众取宠的报纸,没有人在真正指责卡西、哈维或小白,懂得感恩的善良不会忘记,他们曾经带给这个国家无上的光荣与欢乐;也没有人在真正指责迭戈·科斯塔,头脑清醒的智慧公正地指出,冠军球员对于荣誉的渴望如大理石碑一样坚贞不屈,成败利钝,非可逆料而已。失败是春天意外的加速度,性急和懊丧拔不高矮子,恰当的宽容则是进步不可或缺的阶梯。历史总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轮回,犹如一本黄色的书籍的命运。“写好笔端的每一个字,伟大的诗篇终会呈现。”朴素的谚语,不容辩驳的真理,此时此刻此景,喷薄而出,掷地有声。

重整旗鼓的笔端,第一个字是Australia(澳大利亚),同病相怜的失

意者心烦意乱,态度无关紧要,技术因地制宜。比利用他情绪激动的脚后跟,馈赠给世界杯的最后一粒入球,宛若一首怀旧的西班牙萨拉班德舞曲,每个音符的皱纹都明亮干净,古朴大方,只是场下无边的泪水,无端泄露了一个医生的人生态度,以及一个律师的宗教信仰。未老先衰的托雷斯,从无数恶毒满满的调侃中挺身而出,用冷静的陈诉,证明了西班牙足球的尊严不死,证明了自己不容亵渎的钢铁脊梁依然挺立。我分明看到了零落风中的花瓣,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芬芳,怒气酝酿着一个新的开始,玫瑰和语言,则积极筹备着下一个结局——哦,太熟悉了,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般熟悉:1994年风华正茂的罗伯特·巴乔刺骨的绝杀;1998年初出茅庐的劳尔不堪回首的往事;2006年炉火纯青的齐达内一手带来的黎明前最后的黑暗……这都不是失败,更不是包袱,而是通往绝顶必经的风景。没有谁会拒绝光荣前夜的苦难,除非伪善的泉水或任性的语气。

马塔锁定胜局的入球引发了马德里习以为常的全城欢呼,但彻夜不眠的激动早已是过眼烟云。我的朋友,足球还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来吧,到这里坐一坐,走一走,看一个人沿街而来,看一只飞鸟缓缓远去。关于未来的遥远和神秘,关于那一切,一切的艺术,一切的文学,一切的毕加索,其实就在今天,就在这张已经作废的票根里。

翻脸不认人



本报特派记者 李志刚

都说巴西人性格奔放热情好客,但那只是一个外在的、整体的印象。亚马孙丛林大大,里面什么鹦鹉都有,何况巴西国土辽阔,不仅仅只包括亚马孙丛林这一块著名地貌。事实上,据说很多巴西人习惯于说“不”,其中的一些,更是经常“翻脸不认人”。

巴西,号称“足球王国”,据说足

球在这里对于国民,就像宗教一样深入人心不可或缺,那么在这里举办世界杯,是不是皆大欢喜?答案是“不”。从世界杯开幕倒计时一周年开始,巴西各地的罢工、抗议事件层出不穷,弄得世界杯组委会及巴西政府特别狼狈——一方面,世界杯工程进度缓慢,来自国际足联及各国舆论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又这么不给面子——一肚子委屈,更与何人说?要说这官当得,也够累的。

抗议,是为了表达情绪;罢工,是为了涨点工资。如今世界杯开幕了,该消停了吧?在巴西,任何事情总有人“反对”,他们习惯于说“不”,而不是“是”。如今的里约热内卢,每逢本地有比赛,或者碰到巴西队的比赛,便只上半天班,之后便早早放

假,等待看球,商业区一下子便变得空无一人,各个酒馆门前则是人满为患。在此次巴西迎战喀麦隆之前,里约斯科帕托纳海滩的沿海大道上,又有数百人举着标语,游行呐喊,要求国际足联“滚出巴西”,为了更充分、更直接地表达情绪,他们甚至用了很多粗暴字眼。在现场忙着维持秩序的一位安保人员表示,“这就是巴西,在这里,你做什么都有人反对。”

近日闲暇时在街头闲逛,认识了一位出生在这里的华人二代,一说到“巴西人随和”,他就笑了,“巴西人的随和,只是外表,他们对于个人利益看得极重。你跟巴西人,不管原来的关系多好,只要你触犯到他的利益,不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变脸很快的。”